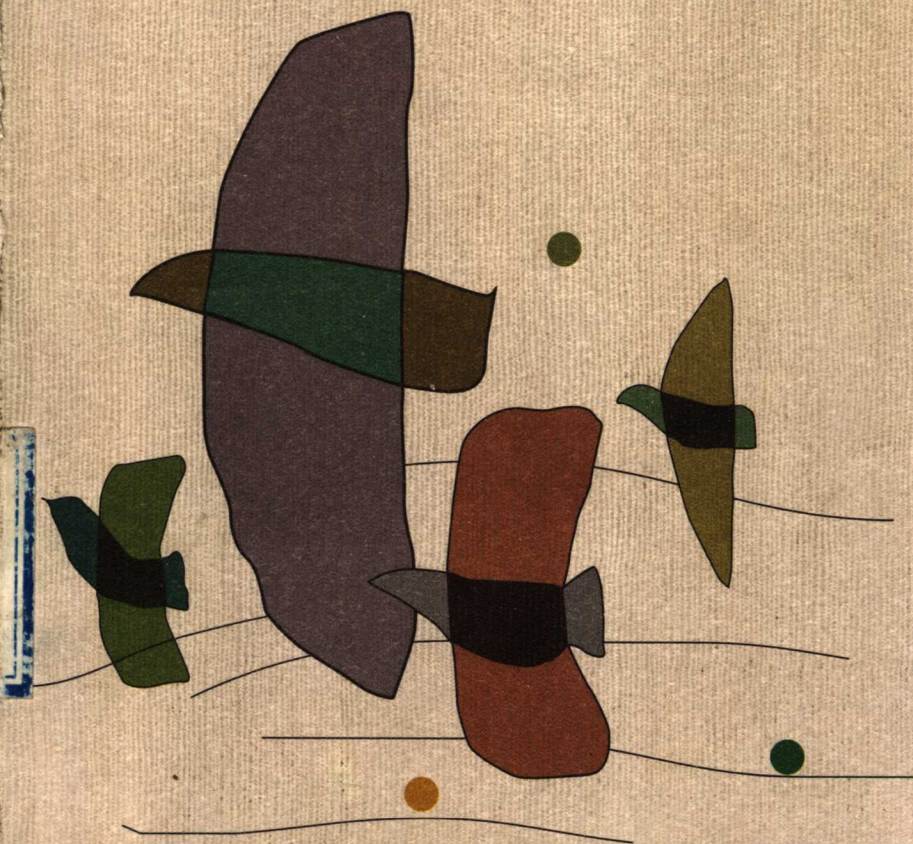


2004

中国故事精选

舟恒划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故事精选年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 年中国故事精选/舟恒划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 7-5354-2944-0

I .2...

II .舟...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909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李正武

责任校对:梁风 陈琪

封面设计:翔 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12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74100/02

目 录

中国新传说

不一样的结局·····	袁 翼 (1)
突袭情流感·····	刘建良 (8)
网上你我他·····	陈立军 (13)
我知道你的秘密·····	黄建刚 (17)
买套房子赚幢楼·····	王道庄 (21)
死人会说话·····	晋 川 (27)
地球人都知道·····	路一歌 (35)
谎言如诗·····	李培俊 (39)
骗个乞丐去杀人·····	白 琅 (42)
三脚呱嗒儿狐·····	顾文显 (47)
给儿取名叫县长·····	杨 君 (53)
砸碑·····	黄 胜 (57)

警车追击	段海斌 (63)
身份问题	吴 为 (66)
岗位	谢元清 (71)

我的奇遇

你是我的女王	钱 岩 (79)
钱是啥味道	一 冰 (85)
起死回生	孙东辉 (89)
游戏中的大奖	刘六良 (93)
雇个市长做背景	汝 欣 (98)
知道回家的伞	左 手 (103)

东方夜谭

没谁能救你	叶林生 (107)
报恩	白 木 (113)
你要擦鞋吗	谭文春 (118)

民间采奇

错走一步	孙庆章 (123)
米粉杀人	夏 泓 (129)
谁救了小姐	刘晓东 (134)
价值连城的案板	安广禄 (138)

当个小偷也不易	凡 悦 (142)
画龙点睛	于 强 (146)
卦审	安昌河 (151)
绝杀	黄廷洪 (157)
秦桧惩贿	曲凡杰 (163)
歪解“招贤帖”	徐甜甜 (168)
一道名菜	狼十三 (172)
一根草棒救百命	张东兴 (177)
戏外情	崔 陟 (181)
一把天火	刘春山 (189)
王家大院的奇祸	黄自林 (194)

海外奇闻

这里流行传染病	王 晖 (198)
红头发的歹徒	九 水 (203)
老怀表上的十二颗钻石	余泽敏 (207)
一块钱的古董	宗 伦 (211)
常来看看我	吴宏庆 (214)
黑吃黑	赵建文 (218)
最后的悬疑	吕新建 (222)

中篇故事

死亡电波	盛 舸 (227)
------------	-----------

伪证无悔	方冠晴 (247)
步步紧逼	耿忠民 (261)
爱的承诺不打折	傅昌尧 (281)
今夜的月亮哭了	冰 儿 (296)
你毁了我的梦	何葆国 (315)
擦亮你的眼睛	李子胜 (330)

不一样的结局

袁 翼

李智大学毕业没几年，就把自己的公司搞得有声有色。这次他虽出心裁，策划主办“猜猜节获大奖”的活动，在《新江晚报》的醒目位置，刊登了一个故事开头，只要应征者续写的情节结局能与他封存在公证处的故事结局不谋而合，就可获得由他公司赞助的十万元大奖。

他的故事开头是这样的：

这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有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决定铤而走险，抢劫出租车司机。他想好了，只抢钱和车，绝不伤人，于是一口气灌下半瓶多“二锅头”，兜里揣把水果刀，伸手拦住一辆夏利车，夏利车的司机是位年轻的姑娘。

小伙子钻进车后座，发现运气还不错。车是新车，的姐二十几岁，看上去年龄比自己大点，长得小巧温顺，制服她应该不太难。小伙子有酒壮胆，不动声色地说：“嗨，小姐，我去石涧。”

的姐回过头，露出一张笑脸，高兴地说：“真是巧，我正要去石涧有事。不过，得先说好价，去石涧 100 多里，要穿过两座大山，费油，磨损又大，少 300 元我可不跑！”

“300 元就 300 元，你开车吧！”小伙子知道这价开得高了，

可到时候连车都是自己的，哪还要付什么车钱！

车子缓缓开动了。的姐蒙在鼓里，哪知道危险正朝自己逼近……

故事开头到这里打住了。这个猜情节活动刊登后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眼球，应征稿件雪花似的飘进了报社！截稿后，公证处对来稿逐一做完登记处理后，当众拆开了李智构思的情节和结局，评委也开始了紧张的评选。

应征来稿超人的想象力和千奇百怪的构思，让评委们都觉得意外。有的描写打劫者的残忍凶暴，让人心惊肉跳；有的刻画的姐神勇无畏，令人拍案叫绝；还有人设想了的姐与小伙子的浪漫爱情，催人泪下……遗憾的是，这些让评委啧啧称奇的构思，竟没有一个能与李智事先写好的故事吻合！评委们不禁摇头叹息，李智更是异常失望。

就在评选临近尾声的时候，奇迹终于出现了！一位署名叫金薇的女作者，续写的故事尽管比李智的“标准答案”多了不少生动的细节，但故事的发展非常相似！

金薇的笔迹有些颤抖，她续写的故事是这样的：

那的姐挺活泼，百灵鸟似的叽叽喳喳，边开车边同小伙子聊天。小伙子佯装酒喝多了，微闭着眼睛靠在后座上，偶尔应付几句，不敢多搭话。

大约过了半小时，车子拐进了小龙山密林。小伙子搭在大腿上的手，慢慢移进裤兜里，攥紧刀柄。毕竟第一次干这事，小伙子手心汗津津的，身子也紧张得有些僵硬。看看前后，黑沉沉的夜色中，只有这车的两条光柱，在盘山公路上孤单地绕来绕去，他决定动手了！

小伙子正要拔出尖刀，车子突然“嘎”地停住了，的姐回头说道：“啊呀，瞧我只顾聊天，差点忘了跟你商量个正事儿！”

“哦？”小伙子一激灵，忙把抽出半截的刀又塞回兜里，催促道，“快说，快说，我还要赶路呢！”

的姐扭头甜甜地一笑：“对不起，对不起！是这样的，我有个糊涂表弟，他在石涧砍了人，我表姐急着去跟人家私了，不然人家报了案，我表弟可要坐牢的！唉，我表姐真可怜，自己不要命地挣钱供表弟读书，表弟还净给她添乱，良心都叫狗吃了！”的姐唠叨着，指指前面山下的一片灯火，说：“我表姐就在前面的温泉镇，能不能顺道捎上她？”

对付两个人自然会麻烦些，小伙子立刻回绝道：“我要赶时间，让你表姐另外打车吧。”

“不行的，不行的！”的姐头摇得像拨浪鼓，“你不知道，这条路常有打劫的事儿，她身上带着赔偿人家的三万块钱呢，打别人车她怎么放心哦！再说我要不是为这事，也不会这么晚了还出车到这里来。”

三万块？小伙子心里一动，这可是笔意外收获！他盘算着，等进了温泉镇那边的大龙山再动手也不迟，于是故意不耐烦地说：“真烦人！好吧，你打电话给她，让她快到路边等着，别磨蹭时间啊！”

“谢谢你啦，”的姐边说边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是杜鹃吧，我这车现在有客人包着去石涧，20分钟左右就能到温泉镇，你赶紧到镇政府门前那根电线杆下面等着，我车一到，你就过来，千万别误事啊！”打完电话，的姐不住地夸小伙子心肠好。

车子在山路上又慢腾腾地爬行起来，没跑多远，那的姐忽然而来个急刹车，“哎哟哎哟”直叫唤，难受地扭着腰身说：“小、小兄弟，我、我的皮肤又过敏了，痒死我啦！快、快替大姐挠挠……这儿，还有这儿……”

真够麻烦的！小伙子见她一本正经的样子，又怕耽搁时间，

就犹豫着凑过去，很别扭地把手伸过去，隔着的姐后背的红绒衣，忙乱地挠起来。

大概是第一次接触女孩的身体，小伙子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呼吸也渐渐粗重起来……他猛地抽回了手，结结巴巴地说：“大姐，你还是……自个儿挠吧……”

“不痒啦，不痒啦！”的姐很舒服地伸伸腰，“哎——小兄弟，你还挺会挠痒的嘛，不轻又不重，大姐要是有你这么个弟弟，常给我挠挠痒，那就美死啦！”小伙子脸火辣辣的，没应声，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的姐开着车，又漫不经心地问道：“对了，小兄弟，你有姐姐吗？”

“有一个。”

“她一定很漂亮吧？”

“是的，”小伙子语调忽然有些低沉，喃喃地说，“她很好看，对我特别关心……”

“那你多幸福啊！”

“不！我并不幸福！”也许的姐的话戳到小伙子什么痛处，他耷拉着脑袋哽咽起来。

“怎么啦？”的姐关切地问，“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能跟大姐聊聊吗？讲出来心里就好受啦。”

小伙子双手揪住头发，“呜呜”哭诉道：“我姐挣钱供我读书，让我一定要考上大学，可是有一天，我去找她，发现她在出租房做那种……见不得人的生意！我不要她的肮脏钱，那丢人的钱！”小伙子的痛苦也许憋得太久了，这会儿遇到陌生人，没什么顾忌，一下子像火山样迸发出来。

的姐听完小伙子的倾诉，叹了口气说：“小兄弟，你是好小伙子！你说的不错，不干净的钱用了良心不安啊！只要有志气，

天无绝人之路的！不过，你也要替你姐姐想想，她这么做全是为了你的前途。”

小伙子猛然抬起头来，刹那间改变了主意，泪汪汪地掩饰说：“大姐，本来我是准备去石涧，到姐姐那儿取钱，参加高考复读班，现在我决定不去了！我就在温泉下车吧。”

的姐愣了愣，没吭声，好像在想着什么。这时，车子已经“嘎”地一声停在了镇政府门前，那个穿红裙的杜鹃等候在电线杆下，快步跑到车边，闪电般拉开车后门，一把乌黑的枪已经顶在小伙子的脑门上。

“不许动！我是警察！”杜鹃厉声喝道，同时，四下里“呼啦”钻出了五六个警察。

小伙子吓得像截木头，额上冷汗“刷”地下来了，这才明白自己早就钻进了的姐的圈套！

没等小伙子说什么，的姐飞快地跳下车，抢着解释说：“杜鹃，对不起，那个可疑的乘客，已经在路上下车走了，他是我的表弟。都怪我乱猜疑，让你们虚惊一场！”

杜鹃松了口气，收起枪说：“没关系，老同学，你的警惕性蛮高！”

警察离开以后，的姐掉过车头，说：“小兄弟，我送你回家吧。”说完，默默地往回开车。

“大、大姐，你是怎么发现我的？为什么报警后现在又救我？”小伙子瞪着惊恐的双眼，在后座的角落里抖成一团。

的姐轻声说道：“其实，你一上车，我就怀疑上你啦。你不像有钱的主，怎么车费贵了一倍也不还价？这不正常呀！不过看你动作迟疑，眼睛躲躲闪闪的，一定是初次。我让你挠痒，一来给警察多争取时间，二来试试你人品。还好，你人不坏，又能悬崖勒马，我才能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主意，一念之间呀……”

金薇的故事写到这里结束了。当报社把获奖作品拿给李智看时，他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快，快，告诉我金薇的地址，我要见她！”

李智怎么能不激动呢？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故事里的“小伙子”就是他自己。金薇在续写的故事里给男主角多编了一个姐姐，还多编了一个挠痒的插曲，其他情节和他几年前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这个叫金薇的作者，应该就是那个的姐，是他苦苦寻找多年的恩人！

金薇的家就在市郊，李智敲开破平房的木门，开门的是一位面容憔悴的妇女，李智急切地问道：“请问，这是金薇大姐的家吗？”那妇女点点头说：“是，我就是金薇，有什么事吗？”

李智愣住了，很显然，眼前的金薇不是当年的“的姐”！可她怎么会写出如此巧合的故事呢？他疑惑地问道：“金大姐，我是来问问，您续写的那个故事是怎么编出来的？”

“这故事不完全是编的，王玫以前给我讲过一件类似的事情，我喜欢这个故事，现在就把我和弟弟都编到了故事里。”

李智一惊：“这么说，您认识故事中的那位‘的姐’？她叫王玫？”

金薇“嗯”了一声，目光突然黯淡下来：“王玫是我弟弟的女朋友，她活着的时候常常到我家来，有一次就给我们讲了这么个故事……”

李智听了这话，吃惊地说：“什么，王玫她死了？”

金薇神情悲凉地接着说道：“王玫是个好姑娘，她和我弟弟谈恋爱以后，发现他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还染上了毒瘾，她又担心又绝望，却不忍心抛下他不管，哪知道有一天，我弟弟在她的车上向她要钱买毒品，她不给，结果两人争了起来，拉扯之中，车子撞向了路边的栏杆……”

李智不甘心地问：“那个王玫长啥样？”

“我有照片。”金薇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王玫和她弟弟的生活照：王玫坐在驾驶室里，仰着笑脸，一双大眼睛正深情地看着倚在车旁的男孩。李智心里一颤，他认得这眼睛，不错，照片上的王玫正是那位“的姐”！

李智眼睛红了，对金薇说：“我有点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故事里的‘小伙子’换成你弟弟的身份呢？还要把自己也编进去。”

金薇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我喜欢这个结局，我多希望弟弟能和故事里的小伙子一样迷途知返。”

这一刻，李智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叫金薇的苦命女人当作自己的姐姐，因为他觉得王玫肯定希望他这样做。

突袭情流感

刘建良

孙量在情场上从来都是春风得意，一位朋友曾不无妒意地拿爆发的“禽流感”来和他作比，说：“你也是情流感，只要有你出现的地方，三公里之内，所有的美女都必须隔离，否则就会中毒。”

但孙量的情流感在梅雪身上似乎有些失灵。

孙量是在和大通公司进行收购谈判时遇到梅雪的，当时他其实已经准备放弃收购，正要开口时，梅雪进来了，她是大通的文员，进来添茶水。孙量一下就改变了主意，当即和大通公司签了合同，欣喜不已的大通老总，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公司从死到生，竟是因为梅雪添的一杯茶。

孙量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一眼看上梅雪。梅雪已不是个小姑娘，三十一二岁的她不是特别漂亮，打扮也不是特别时髦，那是什么原因让自己心动呢？孙量想了好久才明白，梅雪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宁静优雅，这种宁静优雅藏在一些不经意的小地方，有意去找未必能找到，而无意中的一举手一投足，却能感觉得到。

收购大通的第二天，孙量就把梅雪调到自己的办公室，随后让人去调查梅雪的背景，心中更生感慨。梅雪早就结婚了，儿

子也有七八岁，老公原来在文化馆，后来下岗，在街上卖烤红薯。

让孙量欣喜的是，梅雪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在五星级酒店里喝咖啡她不一定有兴趣，但对音乐会她却非常渴望，这让孙量找到了突破口，一有音乐会就带她去听。有一次，世界著名的金色乐团来北京演出，孙量竟带她坐飞机专程去了一趟北京。

以前孙量做得很巧妙，但这一次后，梅雪终于察觉出孙量对她的特别，她起先似乎有些意外，因为孙量身边有着太多年轻漂亮的女人，怎么会对她有兴趣呢？在确定孙量的确别有用心后，她开始拒绝孙量的好意，这让孙量很恼火，在一次几乎是半强迫的带梅雪喝咖啡时，孙量索性公开摊牌了。

孙量的话非常直接：“是的，梅雪，我是在追你，虽然你已经结婚了，但我觉得，你的婚姻和你的人不相配，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你应该过上等人的生活，所以我想请你重新选择，选择我，选择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生。”

孙量的话让梅雪有些脸红，但梅雪还是坚定地摇摇头，道：“我选择过了，而有些东西，一个人一生只能选择一次。”

“难道你想跟那个卖红薯的人，在街头听一辈子的汽车喇叭声？”孙量的语气有点讥讽的味道。但听了他这话，梅雪却笑道：“如果孙总起得早，可以去世纪广场转一转，也许能听到一点其它的声音。”她话里有话，孙量第二天真的起个大早去了世纪广场。晨练的人很多，他一眼就看到了梅雪，还有她那卖红薯的老公和孩子，他们在打鼓，都穿着鲜艳的练功服，鼓声流畅激越，动作优美轻灵，非常抢眼。但给孙量感触最深的，是梅雪一家三口在专注的打鼓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满足。

孙量有些迷惑了，他不相信打鼓的乐趣可以代替其它东西。他开始近乎疯狂地追求梅雪，以致后来梅雪竟提出要辞职。但孙

量知道梅雪不会辞职，梅雪要再找一份像现在这样的工作是很难的，也不可能和她老公一起上街卖红薯。孙量当面和她说过，就算她辞职，他也不会放弃追她。

孙量有经验，追女人死缠烂打往往非常管用，何况他还是“情流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他自信不出一年，梅雪一定会扑进他怀里。

在孙量的自信中，地震突然而来。孙量和梅雪一起被压在了倒塌的楼房废墟中，幸好那张办公桌非常坚固，替他们挡住了砸下来的水泥板，两人被困在办公桌的两头，没受伤，却也出不去，在他们的头顶，是三幢高楼倒在一起的山一般的砖石。那一瞬间的震撼，让孙量有很长一段时间感到头脑一片空白，而眼前的漆黑一片，更让孙量惊恐到极点，说实话，如果不是听到梅雪挣扎着打电话的声音，孙量的神经很快就会崩溃。

梅雪的电话是打给她老公的，在这种时候，她竟能如此快速而镇定地把电话打出去，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孙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妒忌那个卖红薯的，他竟然拥有这么优秀的女人，凭什么？不过让孙量心里好过一点的是，只讲了几句话，梅雪的手机就没电了，然后梅雪就想到了他，叫第一声的时候孙量没应声，叫第二声就忍不住应了一声。听到他的声音，梅雪很高兴，奇怪的是，孙量也高兴，两个人互相问了各自的状况，知道都没受伤，只是动不了，互相庆幸又互相鼓励，都相信一定会获救。孙量趁机提出一个要求，道：“梅雪，我们两个都死不了，也算是缘分，等出去后，你一定要让我吻一下，好不好？”“这个时候竟然在想这个，你呀。”梅雪居然笑了，孙量心里暖暖的。

很快，救援开始了，挖掘机翻动砖石的声音传进来，两人信心大增，有说有笑，似乎这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场奇异的惊险之旅。但慢慢地嘴巴就有些发干了，身上也难受起来，两个人的